

#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望

刘蔚



圣埃克絮佩里在法国作家中是个另类。首先,他并非职业作家,而是一名翱翔蓝天的飞行员,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,他驾机开辟了从法国南部到摩洛哥与塞内加尔的邮政航线,又亲自开通了从卡萨布兰卡到马里进而到达喀尔的航线;1940年退役之后,他又主动加入到盟军的北非空军部队,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,在一次执行空中侦察任务时不幸牺牲。其次,他的那些作品是在飞行生活的空隙勤奋写作,一本本地完成的。第三,他那本享誉全世界的哲理童话《小王子》,与他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
然而,圣埃克絮佩里的绝大多数作品还是以他熟悉的飞行生活为题材的,其中,出版于1931年的《夜航》、1939年的《人类的大地》堪为代表作,前者曾获费米纳文学奖,后者获得过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。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将这两部小说合集翻译出版,让喜欢圣埃克絮佩里的读者又有了亲近他作品的机会。

《夜航》的故事并不复杂。李维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空站的负责人,管理着阿根廷巴塔哥尼亚、智利、巴拉圭等多条邮政航线。他不苟言笑,冷峻严厉,甚至有些粗暴,飞行员们和地勤工作人员对他十分敬畏。法比安是他手下一名优秀的飞行员,新婚不久,就告别了温柔美丽的妻子,驾驶着邮政班机出发了。但是,一场飓风正从安第斯山脉席卷而来,法比安的飞机遭遇了暴风雨,地面与他的无线电联络越来越微弱,最终飞机失事。面对心急如焚、前来询问的法比安妻子,李维埃内心非常愧疚,但表面依然十分镇定。平素情同手足的飞行员知道了噩耗后都很难过,可没有人退缩,照常听从李维埃的调度,驾驶着各自的邮政航班飞向天空。“在一万五千公里的航线上,生命脉搏的跳动将使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”。

如果说《夜航》还有一些故事情节,那么,《人类的大地》则完全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了。

《人类的

大地》由《航线》《同志们》《飞机》《飞机和星球》《绿洲》《在沙漠里》《在沙漠的中心》《人》等八个单篇组成,彼此并没有直接的关联,却和《夜航》一样,贯穿着一个主题,即飞行这门特殊的职业,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发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奥秘,让心与心互相贴近,成为温暖人类的不竭源泉。吉奥麦驾驶的邮政航班在穿越安第斯山时遇到暴风雪,只好紧急迫降,在白雪皑皑的高山深谷之间艰难跋涉了五天四夜,疲饿交加,差点就要放弃了,迷迷糊糊中他突然想到自己的保险金可以在不测时保障妻子的生活,但保险金的实施还有些问题,于是,为了妻子的信念支撑着他战胜困难,走出绝境;作者第一次出航降落在了毛里塔尼亚沙漠的一个堡垒附近,守卫堡垒的老中士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泪纵横,拿出酒款待远道而来的同胞,还悄悄向作者倾诉自己对远在突尼斯的金发表妹的思念;作者驾驶的飞机不慎撞上海上的灯塔,迫降在沙漠里,他在沙漠中寻找食物,竟然发现了沙狐有计划地捕食蜗牛的秘密;由于极度的饥饿与干渴,机械师普雷沃在沙漠中出现了幻觉,一次次地寻找并不存在的湖泊,让作者大发脾气,普雷沃却哽咽道:“我多么想弄点水来喝……你的嘴唇是那么苍白!”让作者恍然大悟,感动万分。圣埃克絮佩里借助这些描写,阐述了这样的真理:“一种职业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把人们团结起来,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望,那就是人人与人之间珍贵的联系。”

法国作家布封说过:风格即人。圣埃克絮佩里敢于挑战自我,富有冒险和牺牲精神,志趣高洁、情怀高尚,这些都体现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。他用隽永优美的文笔,将夜班值勤、气象观察、机械检查、查看地图、审视仪表、驾驶飞机等枯燥的飞行技术内容写得生动可读;而且写出了只有飞行中才能感受到的自然奇观:神秘的黑夜、璀璨的星空、壮丽的云海、可怕的乌云、惊心动魄的雷电风暴……更重要的是,他刻画出了飞行员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、精神面貌以及对自身职业所具有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。李维埃曾怀疑自己对下属的处罚是否公正,对自己的粗暴也困惑过,但他最终醒悟,有一种比爱的责任更伟大的责任,或者说这是一种大爱。这种大爱激励着他忠于职守,为相隔千万里的人们带去幸福。吉奥麦脱险归来后,说了句掷地有声、充满人的无限自豪的话:“我所做的,我敢发誓,是任何其他动物永远也做不到的。”正如柳鸣九先生所言,圣埃克絮佩里刻画的这一群人,“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那种对人的理想的具体体现”。

# 未富先老的痛感

## ——读薛舒非虚构小说《远去的人》

朱大建



佛教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难以逃避的苦厄。薛舒刊发在《收获》的非虚构小说《远去的人》,真实地描绘出人生的老与病两大苦厄。《远去的人》熔叙事抒情思考于一炉,以感性理性相交的笔触,详实记录薛舒的父亲自70岁患上“阿尔茨海默”病即老年痴呆症后,病人的悲苦,家人的辛劳、心痛与无奈。

中国的传统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。可作者文学的解剖刀却在挖掘父亲病后没有尊严的生活,寻找父亲患病的生理、心理或社会的原因,甚至在记录父母身上某些“功利、自私、市侩、猥琐”的人生缺憾。她“正在揭父母的短,或者说,正在外扬家丑”。作者说,对父母的剖析和内心挖掘,“始终不敢轻易触碰,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,我有一种挖自己心肝的疼痛。”但薛舒是有勇气的,她忍着疼痛,写下这些当下文学作品中很稀缺的有痛感的文字,吸引着我一连读了两遍。正是这些有痛感的文字,显示出这部作品的前瞻性,薛舒以自己父亲的病和家庭的无奈为案例,向读者描绘了中国进入家庭少子化的老年社会后可能面临的困境。在审美的同时,有着警示社会的价值。

读了这部作品也长了知识。患上“阿尔茨海默”病,首先是时间认知的混乱。父亲刚吃了早餐打个瞌睡醒来,说该吃晚饭了吧?半夜三更起床说,天快亮了,还睡?母亲晚回家片刻,父亲就大发雷霆,说7点了还不回家?指给他看时钟指向5点钟,他自责“老眼昏花”。接着是不认识路。父亲刚过70岁生日后,骑着自行车去居委会办敬老卡,却找不到居委会。他去医院看89岁老丈人,走不出医院大门,再去又找不到病房。鼻子上架着老花镜,却到处找眼镜。非常节俭,却又将女儿孝敬的核桃糕扔进垃圾桶,转眼就忘记,以为自己吃掉了。再后来是疑心病重,一直监视老妻的行踪,甚至在老妻上班时从天而降落在办公室窗外,半夜逼迫老妻交代“背叛”行为,举证却思维混乱,毫无逻辑。以致母



亲向女儿求救,女儿半夜从70公里外的杭州湾驾车去父母家劝解。

精神疾病要去看,要吃药,饭后疑心病没了,完全忘记想象虚构出来的老妻“作风问题”,但也忘记生活中需要记得的事,如找不到卫生间的门,晚上睡觉应该睡在哪里,和天花板说着旁人听不懂的话,忘记自己的家,直至后来忘记老妻,儿子,女儿。女儿一小时前和他说了“爸爸再见”,一转身问老妻:“这个小姑娘是谁?”他还一直站在紧锁的大门口吵着要回家。

这个患病的完全退化到婴孩状态的老父亲,却曾经是全家的顶梁柱、保护神。父亲是复员军人,红五类出身。而母亲出身是工商地主,父母亲的结合,正是“文革”动乱中,老丈人被关进了“牛棚”的时候。健壮的还是红色的父亲,对这个家庭是多大的保护啊,老丈人甚至将女婿当成了可以替自己做主的“兄弟”,充当了6个妻弟妻妹的保护者,为妻弟妻妹的娶妻出嫁承担起大部分操办工作。但是,父亲现在正承受着老病的煎熬!

这部作品并不止步于此。作者有着更深的观察和思考。作者写了乡级卫生院如今已充当起老人院的角色,10平方米的小房间住着3个老病人。写了被家人遗忘在老人院里的高龄老人悲苦的没有尊严的晚年生活。这悲苦不是缺吃少穿,不是缺医少药,而是失智失能,失去生活自理能力,靠医药维系生命,被亲人遗忘。现代医疗事业的进步,使得老人的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给社会,给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,是经济负担,又是陪伴的负担。子女缺钱,又缺时间,生活变得一团糟,有些子女失去耐心,采取逃避的态度。作者举起文学和社会学的解剖刀,将自己的患病父亲和家庭沉重负担,作为观察研究剖析的对象,写得一波三折,欲哭无泪。浓浓的亲情,深深的心痛无奈,紧紧揪住读者的心。一滴水可见大海。这部非虚构作品,活生生刻画出未富先老的窘境和尴尬。

